

清馨民国风

洋都市

梁启超 胡适等著

孙立明编

梁启超
胡适
谢颂羔
徐宝谦
林语堂
陶菊隐
王礼锡
余新恩
萧乾
吴稚晖
苏雪林
徐忏
黄贤俊
朱自清
刘思慕
王统照
王曾善
胡愈之
周作人
黄庐
曹昭抡
谭云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清馨民国风

洋都市

梁启超 胡适等著 孙立明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都市/梁启超,胡适等著;孙立明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1

(清馨民国风)

ISBN 978 - 7 - 5638 - 2438 - 0

I . ①洋… II . ①梁… ②胡… ③孙… III .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1295 号

洋都市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孙立明 编

Yang Dushi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438 - 0/I · 4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新大陆游记（选录） / 梁启超
10	资本家的纽约城 / 谢颂羔
16	纽约见闻 / 徐宝谦
28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 林语堂
32	回忆中的华盛顿 / 谢颂羔
37	美国不摩登之城 / 陶菊隐
41	康南耳君传 / 胡 适
52	书香中的风景人物 / 王礼锡
59	伦敦杂感 / 王礼锡
71	怀伦敦 / 余新恩
88	银风筝下的伦敦 / 萧 乾
99	巴黎与伦敦 / 庄泽宣
103	巴黎之清早 / 吴稚晖
108	巴黎漫笔 / 王礼锡

- 116 法京游览 / 苏雪林
123 鲁文之秋 / 徐 汎
130 柏林风光的轮廓画 / 黄贤俊
141 柏林 / 朱自清
150 梅茵河畔之城 / 刘思慕
156 日内瓦 / 余新恩
167 亚姆司特丹之初旅 / 王统照
172 弗罗伦司——世界艺术之都 / 庄泽宣
176 威尼斯的水和“水” / 刘思慕
180 捷京回忆 / 余新恩
191 红色的辣椒 / 刘思慕
197 土耳其的新京城——安哥拉 / 王曾善
205 莫斯科印象记（节选） / 胡愈之
210 怀东京 / 周作人
222 东京闲步 / 刘思慕
227 庙会 / 黄庐隐
232 京都印象 / 曾昭抡
235 印度新都德里一瞥 / 谭云山
254 开罗短游 / 王礼锡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新大陆游记（选录）*

梁启超

十三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

吾闻日本游历家皆曰，先至美国，后至欧洲者，无不惊欧

* 这里是《新大陆游记》节录的有关纽约和华盛顿的几节，其中十三、十六节在“由加拿大至纽约”一章，二十节在“由纽约至华盛顿”一章。——编者注。

洲之局促顽旧；先至欧洲，后至美国者，无不惊美国之嚣尘杂乱。吾未至欧洲，吾不能言之。

吾在纽约，无余日以从事游览，若政治上、生计上、社会上种种观察，百不得一，固不待论；即风景亦所见绝稀，吾深负纽约也。初到时，有拉杂笔记百数十条，记琐见琐闻。及游历遍，复视之，觉其全属辽东豕，故概淘汰不编入，唯略有十数条如下：

野蛮人住地底，半开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顶。住地面者，寻常一两层之屋宅是也。住地底者，孟子所谓下者为营窟。古之五祀，有中霤^①。穴地为屋，凿漏其上以透光，雨则溜下也。今吾国秦、晋、豫之间犹有是风。北京之屋，亦往往有入门下数石级者，犹近于地底矣。纽约之屋，则十层至二十层者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真所谓地顶矣。然美国大都会通常之家屋，皆有地窖一二层，则又以顶而兼底也。

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

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埒，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入。以中国人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

①《释名·释宫室》：“中央曰中霤。”上古人居于洞穴，在顶上开洞取明，雨水从洞口滴下，故谓之“霤”。后因称房屋中央取明处为“中霤”。即今之“天窗”。——编者注。

惜可惜！

纽约全市公园之面积，共七千方噸架^①，为全世界诸市公园地之最多者。次则伦敦，共六千五百万方噸架。

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

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辚辚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昏，魂胆为摇。

人言久住纽约者，其眼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

纽约之最大旅馆，其上等房位，每日百五十元（合墨西哥银三百余元）。房中陈设，皆法前王路易第十四宫中物云。李文忠^②游美时住此馆，但仅住二等房位耳，每日七十五元。其参随辈，皆住三四等以下云。以中国第一等地位之人，而作纽约第二等客，一笑。

格兰德^③之墓，亦纽约一游燕处也。格兰德罢任总统后，贫不能自存，无有恤之者；及其死也，以数兆金营其墓，可称咄咄怪事。闻贱丈夫欲罔利者，营此别业，吸引裙屐，因使其附近地价可以骤涨云。兹事虽小，亦可见薄俗之一斑也。墓临

^① 英文 Acre 的音译，即英亩。——编者注。

^② 即李鸿章。——编者注。

^③ 即格兰特（1822—1885 年），美国第 18 任总统。——编者注。

河，风景绝美，士女云萃，过于公园。合肥^①手植一树于墓门，泐数言焉，行为咸目之。

自由岛者，在纽约海口中央，竖一自由女神像，法国人所赠也。美人宝之，登之有潇洒出尘之想。

郎埃仑^②在布碌仑^③之西，由纽约乘电车半点钟可达，避暑之地也，游者以夜。余尝一游，未至里许，已见满天云锦，盖电灯总在数千万盏以上也。层楼杰阁，皆缀华灯，遥望疑为玻璃世界。中有一园，名狂笑园者，人以洋一角售券入园。园中诸陈设玩区，有普通者，有特别者。特别者另买券乃能入观，其券贱者半角，最贵者亦不过两角半。然欲遍观之，每人须费二十三元有奇。其余如狂笑园而稍小者，尚数十区，欲遍游非三四日不能。然至者率皆中下等社会及儿童耳。

十六

纽约全省之华人约二万，其在纽约市及布碌仑（与纽约相连，今合为一自治团体）者万五千，大率业洗衣工者最多，杂碎馆者次之，厨工及西人家杂工又次之。其余商人，则皆恃工以为生。商店大小亦有数百家，自成一所谓“唐人埠”者。每来复，唐人埠街衢为塞，盖工人休暇，皆来集也；余日则颇冷淡。吾侪在东方诸市演说，唯来复日听众阗塞，余日则至者不

① 指李鸿章。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编者注。

② 即纽约长岛（Long Island）。——编者注。

③ 即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编者注。

及半数。

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国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亚洲，则必到纽约唐人埠一观焉。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外东方各埠，如费尔特费^①、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②、必珠卜^③诸埠称是。全美国华人衣食于是者凡三千余人，每岁此业所入可数百万，蔚为大国矣。

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馆之食单，莫不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心，遂产出此物。李鸿章功德之在粤民者，当唯此为最矣。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西人性质有大奇不可解者，如嗜杂碎其一端也。其尤奇者，莫如嗜用华医。华医在美洲起家至十数万以上者，前后殆百数十人。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余前在澳洲见有所谓安利医生者，本不识一字，以挑菜为生，贫不能自存。年三十余，始以医诳西人，后竟致富三百余万。及至美洲，其

① 今译费城 (Philadelphia)，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编者注。

② 今译芝加哥 (Chicago)，位于伊利诺伊州。——编者注。

③ 今译匹兹堡 (Pittsburgh)，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编者注。

类此者数见不鲜。所有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至一金或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咄咄怪事。西例，凡业医者，必须得政府之许可。然在美国得之并不难，各医家皆自称在中国某学校卒业之医学士、医学博士等。盖美国贿赂风盛行，有钱则万事俱办也。自此点观察之，则不如日本远甚。日本唐人埠之医生，无一能得免许状者。

纽约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商业家最可用武之地也。中国至微至贱之货物，如爆竹，如葵扇，如草席，每岁销数皆各值美金数百万，大者无论矣。然大率由美国人手经办，中国人自办者寥寥。统计纽约全市，其与西人贸易之商店，仅两家而已。中国人对外竞争之无力，即此可见。谓中国人富于商务之天才者，亦诬甚矣。

纽约及东部一带之华人，有眷属者颇稀，不如西部之多，盖道远，往往难之所致欤？以此之故，华童在学校者亦甚少，约计不盈百人。

哥伦比亚大学^①，美国大学中之第一流也。吾中国学生一人，曰严君锦鎔，北洋大学堂官费所派遣者，学政治法律，明年可以卒业。

二十

五月十四日，由纽约至华盛顿。

^① 今译哥伦比亚大学。——编者注。

华盛顿，美国京都，亦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也。从纽约、波士顿、费尔特费诸烦浊之区，忽到此土，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其愉快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全部结构皆用美术的意匠，盖他市无不有历史上天然之遗传，而华盛顿市则全出于人造者也。

都中建筑最宏丽庄严者为“喀别德儿”（Capitol）。喀别德儿者，译言元首之意，谓此地为一国之元首也。喀别德儿之中央一高座为联邦法院，其左右两座次高者为上议院、下议院，其后一大座为图书馆，合称为喀别德儿。喀别德儿之前，置华盛顿一铜像。其中央高座、中门、棂楹、桷壁，盖皆美国历史纪念画，其技或绘或雕或塑，其质或金或石或木，自殖民时代、独立时代、南北战争时代以至近日，凡足以兴国民之观感者，无一不备，对之令人肃然起敬，沛然气壮，油然意远。甚矣，美术之感人深也！环喀别德儿周遭，皆用最纯白大理石铺地，净无纤尘，光可鉴发。其外则嘉木修荫，芳草如簧，行人不哗，珍禽时鸣。琅嬛福地，匪可笔传矣。

华盛顿之图书馆，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藏书之富，今不具论。其衣墙覆瓦之美术，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云。吾辈不解画趣，徒眩其金碧而已。数千年来世界上著名之学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

观书堂壁间以精石编刻古今万国文字，凡百余种。吾中国文亦有焉，所书者为“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二十一字，写颜体，笔法遒劲，尚不玷祖国名誉。

喀别德儿之庄严宏丽如彼，而还观夫大统领之官邸，即所谓白宫（White House）者，则渺小两层垩白之室，视寻常富豪家一私第不如远甚。观此不得不叹羡平民政治质素之风，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於戏！倜乎远矣。

全都中公家之建筑最宏壮者为国会（即喀别德儿），次为兵房，次为邮局，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民主国之理想，于此可见。

华盛顿纪功华表，矗立都之中央，与喀别德儿相对，高五百英尺，实美国最高之建筑物也。其中空，可以升降。用升降机上之，需五分钟始达绝顶，步行则需二十分钟以外。登华表绝顶以望全都，但见芳草甘木掩映于琼楼玉宇间，左瞰平湖，千顷一碧。同行一西人，为余指点某丘某壑，是独立军决斗处；某河某岸，是南北战争时南军侵入处。余感慨欷歔，不能自胜，得一诗云：“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蒙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上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树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

华盛顿纪功华表构造时，征石于万国，五洲土物，鸠集备矣。各国赠石，皆系以铭，用其国文泐之，以颂美国国父之功德。吾中国亦有一石焉，当时使馆所馈，道员某为题词。其文乃用《瀛寰志略》所论载，谓华盛顿视陈胜、吴广，有过之无

不及云。呜呼！此石终不可磨，此耻终不可湔，见之气结。

旅美十月，唯在华盛顿五日中最休暇，遍游其兵房、库房、铸银局、博物院、植物院等。惜不能到华盛顿故里一观遗迹，最为憾事。

每夕使馆中人多相访者，询美政府对满洲问题之真相颇悉。今事已过去，已发表，不复再述。

华盛顿除使馆外，有中国留学生八人，寿州孙氏居其五，皆沉实向学，有用才也。

(《新大陆游记》)

谢颂羔（1896—1972），浙江杭州人，别署九楼，室名春草堂。1917年获东吴大学学士，1921年获美国奥朋大学（Auburn University）神学院神学学士，1922年获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历任南京神学院教员、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广学会编辑等职。除了写作、教书和编辑工作，主要从事哲学和宗教学研究。著有《西洋哲学家的研究》《西洋哲学ABC》《宗教学ABC》《现代科学家的宗教观》《耶稣生活》《游美短篇轶事》《上海的故事》等，译有《世界史要》。

资本家的纽约城

谢颂羔

纽约城真可算是资本家的大本营，在那里，若不是资本家，就要感受着不少的痛苦，并且要觉得处处都不安适，而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可以在那样的地方居住的。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原是预备在那里耽搁一年，但是，后来只在那城中住了五个星期，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便决然地离开了那里。

在那城中，原是有许许多多供给游乐的地方，备有种种娱乐的事。但我终觉得那些只是为着团面凸腹的资本家们而设，绝不是资本阶级而外的人们所能享受的。或者更可以进一层说，那些设备，不过是资本家们设备着用来利用人的；他们用那些事引诱别人到那里去，替他们做牛马，做苦工，拥护他们，巩固他们特殊的地位，这好像是大人骗着孩子为他做出许多出力的事，却把他一点糖果尝尝一样。那里有极大的戏院，可以容

得了上万的人；然而在那里面所演出的戏剧，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大半没有真正的好处的。那里又有很大的博物院，里面藏着各种的动、植、矿、物，山供水珍，网罗毕具，可以算是光怪陆离，无所不有了；但那样的地方顶多也不过只看二三次，就要觉得烦厌了。在那里更有极大极高的房屋，如同十分百货店^①的大王华尔吾斯的总公司，是五十多层伟大的建筑，可算是辉煌玮异了，但是，要登它的那个顶上去时，还得花费五角金洋哩。我因为好奇心的驱迫，便也出了五角钱上去看看，但到了上面，又是使我失望！因为我在那上面所看见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奇观，却只是昏沉黑浊的烟雾弥漫了天空。从上面向底下望去，只见房屋如同伏在地面上的小棚子一般的低矮，人和车不过是蚂蚁那么大小罢了。我站在那样高的顶上，从眼中所得着的印象，只是更加知道著名的繁盛的纽约城，不过是资本家的营垒，你看全城的形势，只是一座结实的营盘，资本家所结合的营盘！

纽约城内也有许多的大礼拜堂，我去的那个时候，正值夏令，那些礼拜堂里的牧师们，差不多大多数是出去避暑去了；并且城中许多的居民那时也是到别处去住，他们或是旅行到风景优胜的名都，或是暂居在海天闲适的别墅，有些代理的牧师，只是临时聘请来的，那只是为要应酬暑季到纽约来的一班客人们而设的。在那些礼拜堂里，平常大都空闲的，若是遇有著名

① 那种百货店专售价值五分和十分美金的东西，故名十分百货店。——原注。

的牧师来了，便要十分地拥挤了。并且，若是当著名牧师演讲时，礼拜堂里便是出钱的人可以听道，不出钱的人就不能。幸亏我那时去，恰正在夏令，礼拜堂里的空座甚多，若是平日，没有出捐钱的人，便没有资格到礼拜堂里去敬拜上帝了！便是侥幸有一点隙地可以立足，也只好是自始至终站着听听（道理恐怕也难得听见）罢了。在这里我又感觉到，即便是敬神的礼拜堂，也要受着资本家的支配；便是有名的讲道牧师，也须受资本家的控制。譬如近世一班不畏权势的宣教师，若是处于纽约，其地位必难稳固；并且若是他们常想在纽约城中礼拜堂里讲道，就很难得着资本家们同意的。

纽约城在文字方面，也可以称为全国的总机关；在那城中有许许多多报馆、书店和印刷局等等。我有一次到一个公众的图书馆里去，看见那里有极大的房屋，里面藏有极丰富的书籍，报纸也不下数百余种；来看书阅报的人，真是十分的拥挤，和热闹的街市一般。我到了那里，便感觉到现代物质文明的发达真可算已达于极点，那里面书籍的宏富和优美，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也使我知道那是对于人的知识和性情上有无穷的帮助，便也不禁要赞赏物质文明的优点。但嗣后我因为听了两个故事，于是，便使我的观念又因之改变了不少。

那第一个故事，便是说到一位负有盛名的著作家，曾把他的第一部作品出售给一个书局，那书局中的经理向他说，必须经过他们的修改，方才可以代为印行。其后到了出版的时候，不料那书里的最精彩处都被书贾删去了！由此，我想象到有许许多